

香港二十八總督

張連興 著

夏喬士·羅便臣
Hercules Robinson



寶靈
John Bowring



麥當奴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威廉·羅便臣
William Robinson



卜力
Henry Arthur Blake



彌敦
Matthew Nathan



郝德傑
Andrew Caldecott



貝璐
William Peel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柏立基
Robert Brown Black



麥理浩
Murray MacLehose



戴麟趾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



衛奕信
David Wilson



彭定康
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香港二十八總督

張連興 著



NLIC2970842235



目錄

001	序一	連錦添	
004	序二	劉大年	
006	第一任	砵甸乍 Henry Pottinger	<u>(1843-1844)</u>
022	第二任	戴維斯 John Francis Davis	<u>(1844-1848)</u>
046	第三任	般含 Samuel George Bonham	<u>(1848-1854)</u>
060	第四任	寶靈 John Bowring	<u>(1854-1859)</u>
076	第五任	夏喬士·羅便臣 Hercules Robinson	<u>(1859-1865)</u>
092	第六任	麥當奴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u>(1866-1872)</u>
108	第七任	堅尼地 Arthur Edward Kennedy	<u>(1872-1877)</u>
118	第八任	軒尼詩 John Pope Hennessy	<u>(1877-1882)</u>
132	第九任	寶雲 George Ferguson Bowen	<u>(1883-1885)</u>
142	第十任	德輔 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u>(1887-1891)</u>
154	第十一任	威廉·羅便臣 William Robinson	<u>(1891-1898)</u>
166	第十二任	卜力 Henry Arthur Blake	<u>(1898-1903)</u>
180	第十三任	彌敦 Matthew Nathan	<u>(1904-1907)</u>

<u>192</u>	第十四任	盧押 Frederick Lugard	<u>(1907-1912)</u>
<u>206</u>	第十五任	梅含理 Francis Henry May	<u>(1912-1919)</u>
<u>218</u>	第十六任	司徒拔 Reginald Edward Stubbs	<u>(1919-1925)</u>
<u>236</u>	第十七任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u>(1925-1930)</u>
<u>246</u>	第十八任	貝璐 William Peel	<u>(1930-1935)</u>
<u>258</u>	第十九任	郝德傑 Andrew Caldecott	<u>(1935-1937)</u>
<u>266</u>	第二十任	羅富國 Geoffry Northcote	<u>(1937-1941)</u>
<u>278</u>	第二十一任	楊慕琦 Mark Young	<u>(1941-1947)</u>
<u>292</u>	第二十二任	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u>(1947-1957)</u>
<u>314</u>	第二十三任	柏立基 Robert Brown Black	<u>(1958-1964)</u>
<u>324</u>	第二十四任	戴麟趾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	<u>(1964-1971)</u>
<u>338</u>	第二十五任	麥理浩 Murray MacLehose	<u>(1971-1982)</u>
<u>358</u>	第二十六任	尤德 Edward Youde	<u>(1982-1986)</u>
<u>376</u>	第二十七任	衛奕信 David Wilson	<u>(1987-1992)</u>
<u>392</u>	第二十八任	彭定康 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u>(1992-1997)</u>

419 後記

421 修訂版後記

423 參考書目

序一

連錦添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在香港當記者時，有時會遇到香港總督出行的車隊，有開道的，很威風。他的坐駕沒有車牌，以英國皇家徽章代替。在很多港督出現的場合，例如酒會、慶典、論壇等，記者被限在一根繩子外，群記乖乖在裡面佔位、拍照、錄音。

港督是高高在上的，有位港督的回憶錄寫道：「在這個英國直轄殖民地，總督的地位僅次於上帝。他每到一處地方，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遵從他的意見——永遠都只能說『是，爵士』，『是，閣下』。」

我駐港時，港督是衛奕信。衛督不張揚，還算有紳士風度，見旁有記者，會轉過身來，或者趨前讓老記拍照，說上幾句，給媒體餵點料，港記紛紛狂記，一字不漏。港督嘛，本港的老大，一言一行都受關注，特別在香港回歸前的中英交鋒中，他是個要角。衛奕信還比較親民，不止一次有人看見他在街頭小攤前喝一種涼茶，那是用 24 味中藥熬煮出來的，奇苦無比。督爺日理萬機，也要清清火嘛。新年或聖誕節，內地駐港記者會收到他和夫人黎丹霞署名的賀年卡。

港督深居簡出，普羅大眾難以一見，但港人幾乎每天都要跟他們的名字打交道；今天港督已成歷史名詞，但在港人的日常生活中仍如影隨形。香港的街道、學校、醫院、文體康樂建築物、機構等，以英國人名字命名的，不下一千個。人們熟悉的例如羅便臣道、堅尼地城、軒尼詩道、德輔道、彌敦道、司徒拔道，走在樓宇間一抬頭，又見葛量洪醫院、柏立基學院、金文泰中學……這些都是港督的名字。大量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名稱，回歸後沒有改變，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泱泱大度。其實在林林總總的命名中，有的人對香港有貢獻有建樹，如麥理浩治港十多年，期間成立廉政公署，推行「十年建屋」和「居者有其屋」計劃，為香港經濟騰飛打下一定基礎。有的則是侵略者，如在浙江沿海燒殺擄掠後乘坐炮艇抵港的第一任港督砵甸乍（璞鼎查）、1854 年炮轟廣州城的寶靈……人們最熟悉的地名莫如維港，其實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期間，英國發動三次殘酷的侵華戰爭（兩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像大笪地這樣的地名，也包含着早期居港中

國人的血淚。香港有的學校、道路，甚至以販賣鴉片的英國大班的姓名命名。今天人們習以為常地用它，很少人去深究命名的背景和褒貶意義了。

正如對殖民色彩的名稱無法一言以蔽之地評價，對歷任港督的功過是非也難以一概而論。

閱讀張連興先生的《香港二十八總督》，「督爺」的一張張面孔從字裡行間浮現出來。在香港，或許有人仍在感念某一位總督，或讚賞其所做的某一件事情，也一定有人回顧起殖民統治者的貪婪殘酷而憤憤然。港督這個歷史群體，不是一兩句話能形容的。他們在任的時間長短不一，出身經歷、個性作風、學識魄力、民望功過等都有所不同，其在任的時代背景和施政環境差異更大。不過也有共性，港督是代表英國女王統治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一任又一任，港督在維護殖民統治、為英國謀取政經利益上是相同的。英國通過刺刀、洋槍與大炮的野蠻征服，佔領了香港，多位港督是直接參與者。早期一些港督給人的印象主要是侵佔中國領土，如砵甸乍逼迫清廷簽訂條約，割佔香港島；戴維斯派軍隊入廣州城；寶靈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逼簽《天津條約》；夏喬士·羅便臣強租南九龍；威廉·羅便臣強行取得新界租借權九十九年。從鞭打華人的「九尾貓」、鴉片專賣到「喋血錦田」、沙田慘案，處處凸顯了殖民統治者的處事手法。同時我們也看到，有的港督也根據形勢變化採取懷柔政策，維持殖民統治秩序，有的則着力於發展經濟、提高管治效率、興建基礎設施，許多香港當年的新鮮事物、經建項目，就有港督決策的影子。例如麥當奴資助創辦東華醫院，軒尼詩設立保良局、修建山頂纜車，彌敦用工兵開闢九龍主幹道，金文泰興建啟德機場，戴麟趾開建紅磡海底隧道……當然，殖民主義本身沒有帶來繁榮，香港的繁榮，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同胞辛勤創造出來的。

歷史的煙雲消去，故事卻留了下來。港督涉及的故事一籬筐，但散見於各種文獻、報導中，專門的書籍很少。其實對於香港歷史，對於中國如何被侵略，港九新界怎樣被強佔，後來香港如何發展起來，回歸路上有什麼風風雨雨，許多讀者今天仍有興趣去瞭解探究。回看歷史，褒貶其次，《香港二十八總督》客觀的敘述，平實中自然地給讀者帶來更多的思索。作者無意對 28 位港督進行定論式的評價，既不是為他們的遠去唱一曲輓歌，也不是算一筆歷史老賬，而是注重敘述重要人物和事件，串連起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香港的政經文教、政制律

例、社會生活、風土人情、歷史掌故等，也在書中得到生動呈現。該書形式上是人物列傳，連綴起來看，又像是一部通俗的香港史。透過這些史蹟、舊事、遺韻，讀者可以看到香港一百五十多年間的桑滄巨變和興衰沉浮，也可見香港從一個荒島漁村發展成東方現代化大都市的歷史進程。

說點題外話，我們對香港的瞭解，到現在還相當不夠。香港回歸前後，內地曾經興起香港熱，人們對港英管治下的這片繁華之地充滿神秘感，湊雪前恥，香港「轉軌」，有關香港的一切，大家都十分關心，介紹香港的書籍應時而暢銷。一段時間的「集體興奮」過後，進入常態，熱情消退。內地新聞媒體怕影響「港人治港」，報導香港有所顧忌，放不開，對香港深入的報導分析不夠。這一點，即使大量的人員流動也未能彌補。自由行開放後，去過香港的人千百萬，人潮湧動，匆匆過客，除了「血拚」購物、遊玩，能有多少深入的觀察與靜思？對香港歷史、社會文化、風尚價值等瞭解不夠，接受度也存疑。普通內地人對港貨的瞭解超過認識香港人文。而且，兩地人對許多事物的認知存在着一定的差異，這不，近來有訪港內地女童在地鐵裡吃麵，引起軒然大波，罵戰中竟然牽進兩地知識界部分人士，出現非理性的、過火的「蝗蟲論」、「走狗說」，令人遺憾。同時在香港也有一種現象，不少人包括青少年對中國歷史瞭解少，對香港淪為殖民地的歷史知之更少，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香港，推進國民教育竟遭到非議。可見，雖然回歸十多年，雖然人來人往，兩地觀念上存在的差異要達到完全契合，尚需假以時日。

瞭解、融合是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多方齊出力，做推手。本書作者正是這樣，長期積累、收集素材，參閱了大量有關港台的書報雜誌資料，加以甄別、歸納、整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期望本書繁體字版在香港出版，能對年輕讀者有所啟發和參考，對有興趣瞭解香港的內地讀者，也是開卷有益的。

張連興老師的專著出版繁體字版，序言不請領導，不邀專家，讓我這個昔日從事同一工種的學生作序，真不敢當。師命難違，乃勉力為文，就作為一位先睹者的導讀吧。

2012年2月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序二

劉大年

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即將淌雪，香港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正因此，香港的歷史成了眾多人士十分關心，希望有所瞭解的話題。

香港自被英國殖民主義者強奪的那天起，其統治者就是港英當局，最高權力代表就是總督。總督秉承英國皇室、英國統治階級意旨，忠實於英國政府的政策，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其最高使命是為英國政府攫取最大的財富，同時，也把香港變為繼續侵略中國的前沿基地。總督的地位在當地是至高無上的。他們在本國、在西方是口不離民主的頭面人物，在香港、在東方則是侵略成性的老牌帝國主義的象徵。他們用殘酷手段、嚴刑峻法壓制中國人民，不許反抗，或者根據形勢變化採用懷柔政策來維持殖民統治秩序；他們同時也採取發展經濟的政策方針，興建一些基礎設施，為香港繁榮創造條件。香港發展成為今天這樣具規模、地位的國際自由港，不是憑他們的主觀願望就能實現的；從香港往英國輸送滾滾財源，使英國統治階級如願以償，是和他們的活動分不開的。作為個人，他們多半很渺小；作為總督和政客，即作為統治階級掌握權力的代表，他們顯然又不應當被忽視。

關於香港歷史的書籍，可謂汗牛充棟。張連興先生的《香港二十八總督》一書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和視點，來闡述百餘年來香港的歷史，迄今尚屬僅見。

英國佔領香港一百五十多年中，共派出總督二十八位。他們在任的時間長短不一，周圍環境不同，有重在保護既得利益的，有積極進攻，向中國侵略擴張的。他們的個人經歷有異，又更有作為殖民統治者的共性。《香港二十八總督》中，對那些總督的生平，按照他們的在任順序，把不同時間裡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生活、律例、風土人情，以至歷史掌故綜合敘述，橫着看是一系列人物傳，豎着看，是一部香港通俗史，別具一格。

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實行的。香港回歸後實行

「一國兩制」：「一制」是香港的資本主義，「一制」是內地的社會主義。它集中反映了香港從淪為英國殖民地到回歸祖國的一百五十多年間中國的滄桑巨變。清政府為什麼被迫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就是因為封建統治階級腐朽，國勢衰弱，失去了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力量。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對於收復香港問題不但沒有提出，而且一開始就宣佈承認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各項條約。為什麼？國家衰微，沒有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只提出收回九龍租借地，不敢涉及香港島，但那也無人置理。為什麼？中國四分五裂，更加衰弱了。

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全民奮起抗戰，贏得世界刮目相看。其間，蔣介石也有心乘機收復香港，並一度表示，如果英國不答應歸還香港，國民政府就不同它簽訂修改廢除治外法權等條約。尤其是 1945 年日本投降，身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完全有權派兵赴港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最終眼看着英國軍隊遠涉重洋，來港受降，蔣介石也不敢抗爭。收回香港，到底落了空。為什麼？中國依然是沒有力量。英國看準了，蔣介石所掌握的軍隊不少，但反共心切。他不但不會用武力來收復香港，相反，他還必須靠外國的支持，在國內發動反對人民的戰爭，來保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抗日戰爭中，蔣政權統治下的中國的所謂「四強之一」，徒然虛語耳。新中國代替舊中國，故國新生，大踏步走上了復興的道路。香港得以收回，就是由於今天中國是在復興的道路上行進着。

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本來只是中國人的事情，或者再加上英國的關心。如今受世界廣泛注目，儼然是一件世界性大事。絕大多數人熱烈讚揚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少數人心裡不痛快，耿耿於懷，但也說不出口。這決非偶然，因為它是由當今中國歷史走向起作用的。人們所以要瞭解歷史，是可以從它的演變中得出相應的認識。香港回歸可以從各方面去認識，但是歸根到底，我以為不外乎幾個大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

上述一些事實，與《香港二十八總督》內容有關。寫在這裡，或者有可供讀者研究參考的地方。

1997 年 3 月 31 日

（作者為著名歷史學家）

第一任

1843-1844



砵甸乍 Henry Pottinger

砵甸乍（1789-1856），亦稱砵甸查、璞鼎查、砵典乍、波廷傑，英國人。1789年10月3日生於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市。祖上曾在17世紀出任貝爾法斯特的首任總督。砵甸乍早年就讀於貝爾法斯特皇家學院，後因家庭拮据而輟學，與四位兄長前往東方尋找發展機會。1804年，隨海軍至印度，參加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活動。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戰爭中晉升為海軍少將，並被封為男爵。1843年4月5日正式任職港督，至1844年5月離職，任期一年，是28任總督中任期最短的一位。1856年死於英屬馬耳他。

砵甸乍的港督任期雖短，但在港時間並不短，參與香港事務不少。他 1841 年即到香港，與香港的關係非同一般。率英軍北上，與中國打「鴉片戰爭」的主事者，是他；逼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代表，也是他。他被任命為港督後，同時兼任駐華全權代表及商務總監等職務。從他開始，香港成了公開的英商鴉片貿易場所及鴉片的貯藏、轉運的主要中轉站。砵甸乍離港後，曾先後任英國殖民地好望角總督、印度馬德拉斯總督。

砵甸乍是英國侵佔香港後的第一任港督，人稱「開埠港督」。按照《英王制誥》和《皇室訓令》規定，港督是英國女王在香港的代表，是港英政府的首長，擁有指導香港政務的最高權力，並且是行政局、立法局的當然主席，兼駐港英國三軍總司令，享有港府文武百官均須服從的權威，但是，港督必須完全聽命於英國女王和英國政府外交與聯邦事務大臣，對香港的管治必須符合英國的利益。

強佔香港島

中國人對義律很熟悉，對砵甸乍比較陌生。因為人們熟悉鴉片戰爭，敬仰林則徐。義律多次破壞中國的禁煙運動，以至挑起鴉片戰爭。其實，砵甸乍與義律一樣，在鴉片戰爭中扮演了同樣的角色，他們一前一後帶領英國軍隊完成了鴉片戰爭，實現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侵犯。

砵甸乍是接任義律而來香港的。1836 年 12 月，英國政府任命義律為駐華商務總監督，辦理及維護英國商人在中國的鴉片貿易。1839 年 1 月 3 日林則徐奉命為欽差大臣，到廣州查禁鴉片。義律聞訊後通知英國商船開往香港，策劃反抗禁煙。7 月 7 日，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咀酗酒，打死村民林維喜，中國要求英方交出兇手，義律拒絕，並且阻止英商具結，反抗禁煙。林則徐於是下令驅逐廣州和澳門的英商，斷絕對英商的食物供應。9 月，義律帶領英國兵船「倭勒基」號和「多尋資」號襲擊外九龍炮台，被中國守衛官兵擊退。

1840 年 4 月，英國政府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爭。隨後英國女王命令義律率領英軍 1.5 萬人向中國進發。6 月英國兵船抵達珠江口，封鎖廣州海面，挑起了鴉片戰爭。義律繞過林則徐在廣東的嚴密防守，率軍北上，7 月 5 日攻佔定海；8

月9日，英艦迫近天津；8月15日向清政府提出賠償煙價、割讓島嶼、償還商款等要求。

1840年9月，清廷下令將林則徐和兩廣總督鄧廷楨革職，由直隸總督琦善接任兩廣總督，指令琦善拒絕英方提出的要求，要求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琦善抵達廣州與英方交涉，拒絕割讓香港島，只討論賠償煙價。1841年1月6日，義律發出最後通牒，限清政府次日晨8時回覆。7日，義律不等琦善回文，便命令英軍佔領虎門外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中國水師在提督關天培率領下，奮勇抵抗，英軍遭到沉重打擊。

琦善覆照英方，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他可奏請道光皇帝在珠江口外給予一所寄寓。1月14日，義律提出割佔香港和九龍尖沙咀。琦善答應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待英方選定後，再上奏皇帝。1月20日，義律突然單方面宣佈，已經與琦善達成「協定」，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國。1月26日，英軍強佔了香港島。1月27日至28日，義律為了迫使琦善承認其侵佔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提出割讓香港島給英國，向英國賠償銀元600萬元。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草約」再行籌思後方能具覆。1月30日，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清廷，謊稱義律已與琦善商定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4月1日，英軍在香港島張貼告示：「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係歸屬大英國王之子民。」義律硬把琦善在英軍炮口逼迫下，允許代為奏懇皇帝後，准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說成已「有文在案」。將「寄寓泊船」變為割佔，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其實並沒有條約，更沒有簽訂，只是義律單方面提出的條件的內容，被後人稱為《穿鼻草約》。

但是，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對《穿鼻草約》並不滿足。據弗蘭克·韋爾什著《香港史》記載，巴麥尊認為，如果必須擁有一個「海島基地」，對於英國政府來說，東海岸某處的一個島嶼，要麼位於舟山群島，要麼離該群島不遠，更為適合貿易目的，它能夠為英國商人打開富庶而繁華的中國東海岸中部城市，還將為英國商品提供進入中國內陸的便利管道。義律無視政府一再要求獲得舟山或某個東海岸島嶼的指令，最終選擇了香港，巴麥尊十分不滿意。1841年4月10日，他在給女王的報告中說：「巴麥尊子爵對遠征軍的結局深感羞辱和失望……義律

上校似乎完全錯誤地理解了給他的指令，就在艦隊的軍事行動大獲成功之際，他僅憑一己之願，認可了非常不恰當的條款。」英國女王認同外交大臣的看法，她說，如果不是因為義律莫名其妙的奇怪舉動，我們本來可以得到所希望的一切，他完全違背了給他的指令，試圖接受所能獲得的最低條件。

《香港史》引用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的資料說，1841年4月21日，巴麥尊發出了將義律免職的函件。函件表示，「你獲得了荒蕪之島香港的割讓，島上幾乎沒有一幢房屋……很顯然，香港不會成為貿易中心……我們的貿易將一如既往地廣州進行」。

巴麥尊憑藉長期從事談判的經驗，「深知控制了像舟山這樣有戰略意義的大島，就等於掌握了一張王牌，藉此可以迫使中國人妥協。義律丟掉了這張王牌，就不可能獲得賠償和讓步，他能得到的只有香港」。

1841年8月10日，作為開埠元勳的義律乘「克萊德」號離開香港。

率軍北上攻打中國沿海城市

就是在這關鍵時刻，砵甸乍取代了義律，作為英國的全權代表，來到中國。

砵甸乍是一個職業軍人，當時正在印度服役。剛剛在侵略阿富汗的戰爭中大顯身手，被晉升為海軍少將，正躊躇滿志。外交大臣巴麥尊認為，征服過阿富汗的砵甸乍，就是再度征服中國的最佳人選。1841年6月5日，巴麥尊給砵甸乍一道訓令，提出「要據有香港島，就應銷毀或撤走對該島構成威脅的對岸的防禦工事、火炮及駐軍」。砵甸乍於8月到香港，在香港只停留兩天，即率領軍艦26艘、士兵3500人，沿海北上，攻打中國北部沿海港口。首先侵入廈門，10月，又進犯定海、寧波。在寧波搶走銀元、絲綢、糧食無數，勒索軍費120萬銀元，擄走大批婦女。砵甸乍繼續率軍騷擾杭州、奉化、慈溪，佔據乍浦，燒殺劫掠，無惡不作。

砵甸乍指揮軍隊攻打中國沿海城市，不在香港期間，由莊士頓以副商務監督身份代砵甸乍執行職權。當時英國只留有少數陸軍及五艘軍艦在香港。道光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空虛，便告誡奕山「設法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

大敗，已領教英軍實力。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之劫。儘管道光一再諭令收復香港，但是廣東方面依舊隱忍苟安，不圖攻剿。英軍攻陷定海、寧波等地後，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準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並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

1842年6月，在砵甸乍的要求下，英國政府又從印度調來援軍，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繼續進犯長江口，攻陷上海、鎮江。在上海六天，勒索贖城費50萬銀元，並在上海四郊搶劫。8月10日，英軍大小兵船85艘直逼南京，停泊下關。英軍到南京後又向兩江總督牛鑒索取贖城費300萬銀元。南京告急，清政府急忙派耆英為欽差大臣趕到南京求和。

1842年8月29日，這是中國人民難以忘卻的日子，這一天，中國近代歷史寫下了奇恥大辱的一頁，也刻下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專橫殘暴的印記。這天，耆英、伊里布、牛鑒代表清政府與砵甸乍在英船「康華立司」號談判。砵甸乍開列出嚴苛的議和條款，並聲明必須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否則，繼續刀兵相見。腐敗的清廷、無能的耆英，在砵甸乍的逼迫下，只好在《南京條約》上簽字。

《南京條約》談判桌上

雙方坐下來正式談判是8月14日，地點選在離英艦停泊處不遠的靜海寺。地點是由英國人指定的，英國人嫌天熱，軍艦上坐着說話不舒服，於是上岸到靜海寺。

關於這場談判的過程，麥天樞、王先明所著《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一書有生動的描述：

這天，頭戴紅纓斗笠的衛兵守在寺院門口。中方出場的是江蘇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黃恩彤、四等侍衛咸齡；英方代表為秘書官麻恭、翻譯官馬禮遜等。

雙方握手相見後，在一張八仙方桌旁的四張太師椅上相對坐下來，除了隨後簡單對英方提出的草約作了一點探詢性的討論外，這次鄭重其事的會談主要解決

了一件事：出示並確認雙方的「全權證書」。

麻恭少校首先取出他個人的委任狀，以證明他是被委任來代替砵甸乍進行正式交涉的。然後，麻恭又取出一份英國國王頒發給砵甸乍的全權委任狀，將它攤在方桌上，由翻譯羅伯聃用漢語向中國代表宣讀，並指給對方辨認和理解英國女王的簽字和印璽。

輪到展示中方全權證書的時候，事情就要隆重或繁瑣一些了：香案擺了出來，香煙燃了起來，中方代表和所有在場的隨從們全部撲地九叩首之後，一位隨從官員才拿出一個用黃綢裹着的小箱子，他雙眼注視着手中物，十分小心地慢步送到首席代表黃恩彤跟前來。

黃恩彤打開箱子，再打開裡面的一個黃盒子，道光皇帝頒發耆英、伊里布、牛鑾的全權證書出現了。馬禮遜上前認真地看了一番，回頭用英語對他的同胞說：「是真的。」

第一次正式會談，結束了。

隨後雙方代表的接觸，主要是由英國人準備條約文件，清廷一位欽差則忙於對和談十分缺乏實質內容的應酬。8月20日上午，耆英等三人拜訪砵甸乍。英軍旗艦「康華立司」號上，一片「節日景象」：士兵們全都更換了嶄新制服；衛隊手執新式來福槍，成雙行相對列於甲板的通道上；軍樂大作，三聲禮炮響過，英國全權大使砵甸乍、海軍總司令巴加、陸軍總司令郭富，由馬禮遜介紹，迎接來訪的中國客人。

主人把三位中國欽差讓到軍艦中廳的一張大沙發上，請他們品嘗一杯「櫻桃白蘭地」，然後帶他們在艦上參觀。耆英對英艦上的很多東西發生興趣，但為了尊嚴、禮貌，並不詢問。伊里布年近八十，十分疲倦，面上露出內心的痛苦。牛鑾除了每次飲完白蘭地酒表示滿意外，並無任何表情。

參觀之後，三欽差即離去了，連條約的事情提都沒有提，事先有所準備的英國人歎曰：這似乎只是一次會見的典禮，而不是會談。

在臨走的時候，英國人提出由他們的醫生為身體不適的伊里布診看，伊先是拒絕了，但隨後見耆英問英人有無治牛皮癬的藥並拿了藥片，他也就默默地接受了診治和「洋藥」，幾天後他覺得很見效，又託人向英人索取。

8月24日上午，三聲禮炮響過，四十多隻小船滿載英國人登岸，中國官員率

領 20 隻轎子和成群的轎夫迎接砵甸乍、巴加、郭富等進入靜海寺。

這次會見，除了大吃大喝外，還額外地辦成了一件事：耆英在席間提及揚州贖城費，砵甸乍答應將這 50 萬元在第一批賠款中扣除。

8 月 26 日，英方要求進行第三次聚會。地點在南京城內的江上考棚，最初耆英以大批英國衛兵入城恐發生居民反抗推辭，砵甸乍稱只帶隨從數人而「不攜一兵，以示無猜」，耆英便答應下來。

砵甸乍等在四營中國士兵組成的儀仗隊和衛隊護衛下迎進江上考棚，大部分時間依然在酒席上度過。

應該說，在各類交往會見中，中國人也為條約內容進行過不少的努力。最初得知英方的條約要求，伊里布還矜持了一下：割地賠款、開口岸，這純粹單方面的賺頭太大了，「惟商欠可談，餘皆難准」。牛鑒認為「戰費一層，名目不佳，當先駁去」。耆英則把握不準皇上的意思，三個人左右權衡不得主意。

但是，當英國人又威脅開打南京時，三大欽差立即具文連夜送往英艦，答應依英國人的條件為基礎正式開談。

中方代表們還在這樣一些事情上枉費腦筋：日後正式簽約，能不能不用皇帝的玉璽，而用欽差的「關防」，相持數日，最終還是由道光本人解決了。他倒不覺得允許用玉璽太丟面子，反而對此解釋說：過去頒各貢國御書就是用「寶」的，這次再用也無妨。能不能把所索口岸中的省會福州改為泉州，英國人堅持不允。道光對這點小要求也便作罷了。能不能在條約簽字後英軍就從長江、上海、吳淞、舟山、鎮海、廈門鼓浪嶼全數撤走，經多番討價還價，商定簽約後長江艦隊立即撤走，但舟山及鼓浪嶼要等到條約內容落實，賠款如期付清後才能退還。

清政府以保面子為先，爭銀子爭地為次。砵甸乍當然高興，最終幾乎全部如英國人的開價收盤。

按約 8 月 27 日雙方會見，但是，時間已過，中方三欽差在靜海寺相候多時，結果向稱「守信」的英國人沒有來。派人去問，說他們要進一步研究和審查條約文本，抽不出時間來，約定兩天後會晤。

8 月 29 日，關於結束歷時三年整的鴉片戰爭的最後儀式，在英軍裝有 174 門大炮的旗艦「康華立司」號上進行。

儀式進行的席位，設在軍艦頗為寬大的中艙，正中一張圓桌，由砵甸乍、耆

英、伊里布、牛鑒四人依次圍坐，兩旁的長櫈上坐着級別較高的英國海陸軍官，長櫈後面，排列着裝束整齊、將軍帽捧在左手的英軍侍衛。

被攤放到圓桌上的條約文本，一共有四份，每份都分別以中英兩國文字繕寫並精緻地裝訂成冊，英國人還仔細地將裝訂紙頁的絲帶的兩頭都粘在紙上，並加封火漆，據說是為了防止中國全權代表不敢將全文送呈皇帝，而將其中的某頁取掉。

砵甸乍作了個禮貌又果斷的手勢，黃恩彤從隨身攜帶的一個黃綢包裹的方盒中，取出了毛筆、墨水匣、關防，由耆英、伊里布分別代表中國寫下了他們的名字並加蓋印章。

砵甸乍簽字結束，艙裡艙外的歡呼聲此起彼伏，整個英國艦隊都在高懸的英國國旗下，呼喊他們的「女王萬歲」。在這震耳欲聾的聲浪中，砵甸乍邀請已經做完了英國人要求的一切的中國客人到前艙喝酒。或者是為了安慰一下他們恭順又滿臉暮色的客人，海軍總司令巴加舉杯提議「為中國皇帝陛下的健康而乾杯」。

一個當時在場的英國軍官觸景生情，寫道：「中國皇帝的高於一切的統治，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然而，這些不留情面的征服者因此為中國帶來的，哪裡只是一個中國皇帝的不幸！

《南京條約》是英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條約的內容包括割讓香港；賠償巨款，其中賠償鴉片費 600 萬元、商款 300 萬元、軍費 1200 萬元，共計 2100 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英國可在通商口岸派駐領事；協定關稅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等。2100 萬元賠款，遠遠超過了義律《穿鼻草約》的 600 萬元，也大大超出遠征軍的軍費、行商債務和收繳鴉片煙款的總和。《南京條約》使中國蒙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中國人民一直反對這個可恥的不平等條約，並一直為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香港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至此，砵甸乍完成了巴麥尊最初的要求，實現了英國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領土、掠奪中國人民財富的野心。這就是英國政府為什麼選中砵甸乍的原因所在。